

把日子过成一首诗——《时光边缘》阅读札记

南风子

人生有一门必修课——幸福课。或有意识,或无意识,我们总在一边生活,一边修习这门课。而品读文学作品,无疑是修习它的一条捷径。

近来,我有一本枕边书——张刚先生随笔散文集《时光边缘》,在熹微的晨光里,于如水的月光中,边品茶边阅读。书中的语言有诗性,山川有灵魂,草木有精神,旅行见闻有人文气息,旧人往事有温润色泽,生活感悟有智慧光芒。徜徉其中,得享双重滋味:沐浴文学之美,参悟幸福之道。

书中的“长江风景眼”的味道”里,讲了一个欣赏渝中半岛美景的方法——“跳出半岛看半岛”。欣赏渝中半岛的最佳去处,是“朝天门前两江汇流形成‘夹马水’盛景的正对面,即南岸区的长嘉汇公园”。欣赏生活亦如此:跳出生活看生活。完全被生活“包裹”,灵魂就容易被人生境遇所牵制,“迷”于其中,为功名利禄所累。是的,人生于世,难免为“当局者”,但有时也不妨做一做“旁观者”。旁观者与生活有了距离,能以多维的视角看待人生境遇。即使人生有厄,所遇不顺,可站在地球演化史的尺度上来看,再大的挫折也不过沧海一粟,又何足道哉!站在人生的边上,静赏逝水年华;超越现实的世界,旁观滚滚红尘。“用脚去丈量那些山水林田湖草沙,用诗文音乐去观照大自然的细节与质感”(《月光小院》),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放空自己,以山野之风荡涤心灵,洗出洁净,洗出真情,诗意自然而然,“用大自然的细节和质感去观照诗文音乐和自己的内心”(《月光小院》),生命里的春花、夏风、秋雨、冬雪都成了风景。因为在时光边缘,所以诗意正中央。

风景之美,一半在景,一半在人。一山一川,一草一木,一虫一鱼,在懂它们的人的笔下,都成了大美风景。夹马水的壮观、奇美在作者笔下纤毫毕现,令人震撼:“碧绿的嘉陵江与褐黄色的长江清浊分明,到了朝天门码头前激情相拥,同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彼此激荡,漩涡滚滚,犹如千万匹野马分鬃,蔚为壮观”(《同城共情我懂你的眼神》)。而秀山故乡的风物,在作者那枚月亮一样的乡愁照耀之下,美得不可方物。西街的大俗大雅,边城的古幽静美,川河盖的高远清旷,“小成都”的烟火气,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思。是的,风景如画,人心如烛。书中的风景被作者的审美之心照亮,因而光彩夺目。

生活之美,三分在境遇,七分在心态。好比宜居之城的建造,比地更重要

的是建设的人。恰如《重庆的索道缆车》所写,重庆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当年看来是“不适合人类居住”的地方,可是重庆人依然将之建成了一座不可复制的网红大城市,有“赛博朋克”和“3D魔幻”之誉。而幸福之城的建造,也不择人生境遇。顺也好,逆也罢,见招拆招。尤其是他的故乡——重庆秀山、出生地——海南文昌、常住地——渝中半岛在他笔下更是熠熠生辉,令人神往。作者还常怀感恩之心,不忘岁月静好背后的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们。在《心灵在川西高原上飞翔》里,作者深情地讴歌了革命烈士,书写了他们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和大无畏精神。正如他在文中笔蘸浓情写道:“不管我们走了多远,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路”。凡是热爱生活、感恩生活的人,必将被生活所回馈,所赐福。

风格即人格。文学作品的气味,自是作者人格芬芳的流露。作者接触社会的面广,对社会的思考深;有浓郁的家国情怀,怀抱一颗赤子心。他深深扎根于重庆这片大地,像是同样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葛黄树,树被人养育,人被树感染,都那样“坚定不移,坚持不懈,坚忍不拔,永葆根深叶茂,华盖如云”。正

因如此,作品也就有了诸多深沉,诸多厚重。

全书洋溢着诗性之美,有着大气、纯净、明亮的审美品格。这与作者的诗人身份是分不开的。他擅于发现人间烟火里的诗情画意。如山城巷坝坝席“天灯长筵”在他的笔下,是那么的抚慰凡人心:“若干家的餐桌,顺着主街南北向一字儿摆开,街坊邻居竞相展示厨艺,拿出自家最好的一两道菜品放上长桌,水煮鱼、粉蒸肉、酸辣粉、冰汤圆等等热菜冷盘都有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也热情邀请游客入席,‘天灯下的宴席’‘百家菜’的同乐,过往不恋,未来不迎,把盏切磋不分你我,互敬互爱其乐融融,当下不负,如此正好”(《山城巷》)。平凡的日子是来,经过作者的诗心发酵,酿出甘冽醇香的文学之酒。如秀山西街的早酒在作者看来,是大雅与大俗的和谐交融,是人间烟火氤氲诗意的一个象征。而乐乐呵呵地品尝这种早酒,不就是诗意生活之一种吗?作者还擅于挖掘语言里的诗性,给生活光亮,为心灵御寒。

散文与哲理的和谐共生,轻盈灵动的形式承载厚重深邃的思想。此书中含闪着哲理光芒的金句,益人神智。有

关于人生之道的,如“不做和放弃什么,比做和坚持什么更重要”“有眼光的选择,往往会成为最好的开始”。有关于待人接物的,如“‘求同存异’很重要,‘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’很重要”。有关于金钱观的,如他引用的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”这些金句,给全书增加了哲学内蕴,丰富了理性意趣,注入了思想的灵魂,启发读者对人生、对世界的深度思考。同时,它们也是反映作者的思想底蕴、人格精神和文化气度的一面面镜子。

此书还提供了一种关于散文的独特文本。每篇文章都有一首诗(个别篇目有两首),或在文尾,或在文中。诗文相融,气脉相连。可以从文中看到一首诗是如何发芽,开枝,散叶,吐蕊,结果的。尤其是作诗者、诗歌研究者,可以诗文互证,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诗心文脉。同时,这些诗也是文章的点睛之笔,书中文的文章,本身就有很浓的诗性,再经过文中之诗的升华,变得更加诗情荡漾。

世间赶路人,请记得欣赏沿途的风景,把每一个日子都过成一首诗。

作者简介:南风子,青年作家、评论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黄沙溪江畔。

记者王欢摄

风景这边独好

兰荣辉

漫步在渝中山城巷、十八梯、洪崖洞、湖广会馆、重庆村、李子坝、菜园坝长江大桥,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,让人时刻感受到浓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魅力。

认识摄影师达达,是在“铜元之光”拍摄菜园坝长江大桥夜景现场,因人太多,最佳拍摄位稀缺,大家挤在一起轮换着拍摄,彼此熟络起来,说起渝中区景点,摄影师达达如数家珍,从事摄影几十年,他说最爱还是渝中山水。他又给我介绍他身边的摄影大咖聂先生,说聂老师拍摄的渝中山水多次获奖。几十年来,聂老师拍摄的照片成千上万,重庆的嬗变都逃不过他的魔法镜头。初次见到我,他就拿出得意之作《凯旋路》,拍摄于东水门大桥头,利用光与影的巧妙结合,拍出了东水门大桥建成后打造的人文景观之美。

和摄影师们谈起“桥”来,话就长了,重庆山水真是“无桥不成景”啊,千姿百态的“桥”,在拍摄者眼中都成了独特的“风景”。重庆是著名的“桥都”,据说有一万多座桥,重庆的桥跨山跨水连接起山里山外的世界。

无独有偶,我也喜欢拍摄重庆的桥,也是一位摄影“发烧友”,我发表的第一张照片《四通八达》就是拍摄的菜园坝长江大桥立体交通,刊登在《中国建设报》副刊上。从此与摄影结缘。平时总喜欢拿手机扫“街”,随手拍拍,越拍,兴趣越浓烈,越拍越有味儿,镜头下光与影时空交错,留下一张张美照,拍摄完还想

写出来分享给朋友们,于是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与摄影创作的“不归路”。

摄影师们说,要拍摄渝中的美景,得跳出渝中看“渝中”,我突然顿悟,我们一大群人为什么站在南岸区观景台上拍摄渝中美景呢,原来都是不知不觉中选择了跳出渝中看“渝中”的审美视角。

难怪拍摄朝天门时摄影师要跑到对面弹子石、长嘉汇去拍摄,既可以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和繁华的都市景象,也可以看到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壮丽自然景观。尤其是在夜晚,朝天门的高楼上彩灯闪烁,整个城市仿佛被点亮,江上游轮五颜六色,穿梭往来,如宫殿般缓缓移动,美轮美奂,拍摄下来不加修饰就是一幅精美的画卷。

在拍摄朝天门夜景时,我遇到一位从陕西过来的小伙子,他与同伴骑摩托车跨越近千公里来到重庆,就是为了能够一睹山城重庆的美丽夜景,对此赞不绝口。他说他要把这里的美景录制下来,带回去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看。

拍摄洪崖洞要到对面北滨路去拍摄,从北滨路上远看洪崖洞,洪崖洞全景尽收眼底。洪崖洞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群,吊脚楼民居建筑样式,底层是商业街区,顶层则是观景平台,可以俯瞰千厮门大桥美景。游客到此,因“身在此山中”视觉受限,无法拍摄到“洪崖洞”的“真身”,还只能到千厮门大桥上,或者到对面北滨路上去“蹭”热点拍摄。我多

次见识过那“人山人海”的壮观场面。重庆十分好客,以“景”为本,以“人”至上,在观景高峰时段特意把大桥半封闭,专门为游客开辟一条观景通道,也算是“宠”客到家了。

在摄影师看来,换个角度看渝中,能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维度看到重庆“母城”的美丽景致,能看到渝中的“率真”一面。

我在渝中工作十几年了,总觉得老城的背街里巷有拍不完的美景,有写不完的故事。这些年来,我亲眼看到朝天门、化龙桥、李子坝、十八梯、山城巷旧城改造,“母城”渝中如“姑娘十八变,越变越好看”。

我爱这片山水,倾注了太多的精力来记录她的美,来书写她的美。这份爱,源于我对这片山水的深深眷恋。每一次书写,都能感受到她独特的魅力;每一次拍摄,都能领悟到她深沉的内涵。希望通过我的创作,也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片山水的美。

跳出渝中看“渝中”,心中的“渝中”便豁然开朗了,展现在视野里的“渝中”是一幅幅山水画卷,一幅幅城市人文景观。站在对岸看“渝中”,视野中的“渝中”更美丽。走遍山城,风景还是“渝中”这边独好!

作者简介:兰荣辉,笔名云晖,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作家文摘》《中国建设报》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《参花》《重庆文学》《渝州》等。

浅秋写意

莫 测

几天前,避暑山庄里跳坝坝舞打太极拳的,练嗓子吹葫芦芦丝的,搓麻将玩扑克的,喝茶唠叨议论天下的,遛弯赶场逛超市的,天天都像闹市一样,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
倏然间,一阵秋风袭来,旋即便吹跑了氤氲的暑气,终结了夏天的疯狂。凉意掠开单薄的夏服,直抵肌肤。那些既怕热,又怕冷的避暑老人便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山庄。于是,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儿童乐园、茶聊室、健身房、国学班、活动中心,也像秋风一样凉了起来。

唯有用窖酒、蜂蜜浸泡的野猕猴桃、野刺梨、野板栗、野杨梅、野侧耳根和野酸枣散发出来的酵素那奇香异味,还在山庄的避暑房里弥漫着、飘扬着。

似乎为了填补山庄的寂静,被惊飞的斑鸠、麻雀、黄鹂、白头翁,陆陆续续回到了山庄的开阔地。它们迈着八字步,一边寻觅着可食之物,一边叽叽喳喳、喋喋不休地声讨着人类的霸道,同时也享受着本该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。

惊天动地的雷,排山倒海的雨,肆无忌惮的风,以及不可一世的骄阳,它们好像听到了天公的召唤,都跑了,都领命回宫了。同时被召回的还有那没心没肺、放开嗓门拼命鼓噪了一个夏天的知了,它们要回去治疗那伤痕累累的破嗓子。

整个夏天,都躲在峡谷沟壑里的山岚、迷雾、瘴气,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钻了出来。它们一团团,一抹抹,像烟像云像浪,在山巅萦绕,在天边涌动。俄顷,一帘澹澹的细雨飘来。它们像乳白色的天幕,盖住了闷热和烦躁,留下了湿漉漉的秋色和湿漉漉的心情。

刚刚没了暑意的避暑山庄,金桂便盛开了。它馨香四溢,香得秋风仙仙,香得秋姑弯弯,香得秋雨绵绵,香得山山岭岭像打翻了香水瓶。

圆熟的南瓜披上了铜红色的黄金甲,长长的冬瓜穿上了灰白色的羽绒服。它们躺在草丛、藤蔓,或乱石滩里,静静地等待着主人去摘取;那些“从来不敢著水,清淨本因心”的莲藕,静悄悄地睡在暖融融的

淤泥之中,等待着主人去亲睐。红枫、桦树、银杏,静候着秋风去着色,去浸染,去梳妆打扮。

农夫收起了镰刀、锄头和烦恼。因为他们不再担心野草的肆虐。夏去秋来,野草不再生长,它们有趣地脱去了绿袍碧衫,心甘情愿地化为了沃土。草籽韬光养晦,或飞或飘,或躲或藏,哪怕千年不出头露面也毫无怨言。但是,它们以静制动,梦想依旧。

浅秋的山花以紫色的居多,如薰衣草、蕉香蓟、风信子等等,她们没有春花的张扬放纵,没有夏花的惹目耀眼。但是,她们像湛蓝幽远的湖水,坦荡平和,静若处子。走近她们,仍然可以感受到暖和温馨、明媚舒爽。

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”。这浅秋之声,也许只有小燕子能听见,它们在树林静静地穿梭,在田野静静地盘旋。它们是否就是循着虫豸的声音在追踪、在捕捉呢?

浅秋之夜,万籁俱寂,可以听见植物的拔节声,听见昆虫的打鼾声,听见地球自转声,以及自己的心跳声——这是静,是夜之静,是浅秋之静。

浅秋的早晨,学生们开始忙碌起来。他们先收拾心情,再整理书包,然后把秋意秋色秋老虎全部带到学校去。

作者简介:莫测,本名莫光书,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先后被《华西都市报》《啄木鸟》等全国百余家报刊登载。《晨曲》《静静的街子古镇》等多篇文章被收编,或获各地征文奖。

